

周作人文选

自·传

知堂回想录



周作人/著

群众出版社

周作人文选

自 传

知堂回想录

周作人／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周作人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

ISBN 7-5014-1767-9

I. 周… II. 周… III. ①周作人-文集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③周作人-传记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1969 号

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

著 者 周作人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康笑宇

技术设计 王铁珊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1691

社 址 北京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 100078

印 刷 北京通县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03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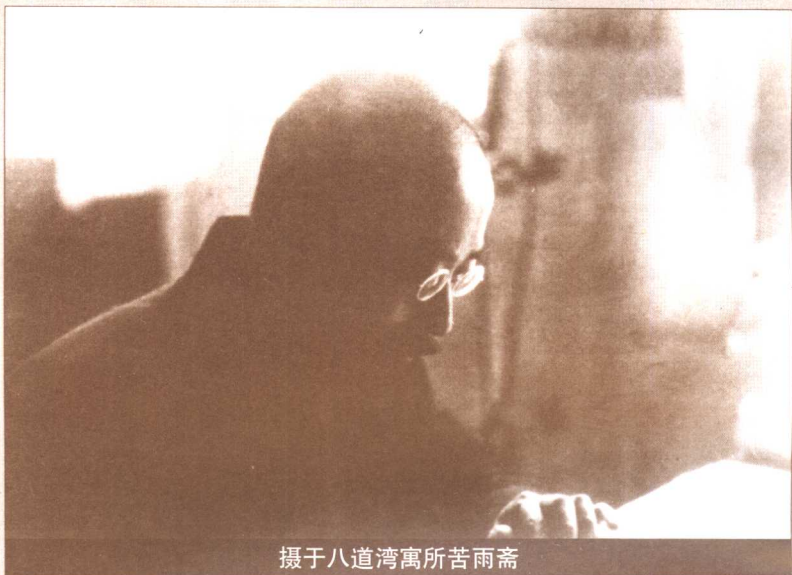
印 张 20.5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767-9/I·204

印 数 0001—8000

定 价 31.50 元



摄于八道湾寓所苦雨斋



1935年6月，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日文组毕业生送别留影
(前左一为周作人，前中为钱穆孙，前右中为周丰一)

目 录

第一卷

一 缘 起	(1)
二 老人转世	(2)
三 风暴的前后(上)	(6)
四 风暴的前后(中)	(8)
五 风暴的前后(下)	(10)
六 避 难	(12)
七 关于娱园	(14)
八 书 房	(16)
九 三味书屋	(18)
十 父亲的病(上)	(21)
十一 父亲的病(中)	(23)
十二 父亲的病(下)	(25)
十三 炼 度	(27)
十四 杭 州	(29)
十五 花牌楼(上)	(32)
十六 花牌楼(中)	(34)
十七 花牌楼(下)	(36)
十八 四 弟	(39)

目

录

十九	县 考	(41)
二〇	再是县考	(44)
二一	县考的杂碎	(46)
二二	县考的杂碎(续)	(48)
二三	义和拳	(50)
二四	几乎成为小流氓	(53)
二五	风暴的余波	(56)
二六	脱 逃	(59)
二七	夜航船	(61)
二八	西兴渡江	(64)
二九	拱辰桥	(66)
三〇	青莲阁	(68)
三一	长江轮船	(70)
三二	路上的吃食	(74)
三三	南京下关	(76)
三四	入学考试	(79)
三五	学堂大概情形	(80)
三六	管轮堂	(83)
三七	上饭厅	(84)
三八	讲堂功课	(87)
三九	打靶与出操	(89)
四〇	点名以后	(91)

四一	老师(一).....	(93)
四二	老师(二).....	(95)
四三	风潮(一).....	(97)
四四	风潮(二).....	(99)
四五	考先生.....	(102)
四六	生病前.....	(105)
四七	生病后.....	(107)
四八	祖父之丧.....	(110)
四九	东湖学堂.....	(113)
五〇	东湖逸话.....	(117)
五一	我的新书(一).....	(120)
五二	我的新书(二).....	(122)
五三	我的笔名.....	(126)
五四	秋瑾.....	(128)
五五	大通学堂的号手.....	(130)
五六	武人的总办.....	(132)
五七	京汉道上.....	(134)
五八	在北京(一).....	(137)
五九	在北京(二).....	(139)
六〇	北京的戏.....	(141)
六一	鱼雷堂.....	(143)
六二	吴一斋.....	(146)

六三	五年间的回顾·····	(149)
六四	家里的改变·····	(151)

第二卷

六五	往日本去·····	(154)
六六	最初的印象·····	(156)
六七	日本的衣食住(上)·····	(159)
六八	日本的衣食住(中)·····	(162)
六九	日本的衣食住(下)·····	(164)
七〇	结 论·····	(167)
七一	下宿的情形·····	(169)
七二	学日本语·····	(172)
七三	筹备杂志·····	(174)
七四	徐锡麟事件·····	(177)
七五	法豪事件·····	(180)
七六	中越馆·····	(182)
七七	翻译小说(上)·····	(184)
七八	翻译小说(下)·····	(187)
七九	学俄文·····	(189)
八〇	民报社听讲·····	(191)
八一	河南——新生甲编·····	(194)
八二	学希腊文·····	(196)
八三	邬波尼沙陀·····	(198)

八四 域外小说集——新生乙编·····	(201)
八五 蒋抑卮·····	(204)
八六 弱小民族文学·····	(206)
八七 学日本语(续)·····	(208)
八八 炭画与黄蔷薇·····	(212)
八九 俳 谐·····	(214)
九〇 大逆事件·····	(217)
九一 赤羽桥边·····	(221)
九二 辛亥革命(一)——王金发·····	(223)
九三 辛亥革命(二)——孙德卿·····	(225)
九四 辛亥革命(三)——范爱农·····	(230)
九五 望越篇·····	(235)
九六 卧治时代·····	(238)
九七 在教育界里·····	(241)
九八 自己的工作(一)·····	(244)
九九 自己的工作(二)·····	(246)
一〇〇 自己的工作(三)·····	(250)
一〇一 自己的工作(四)·····	(252)
一〇二 金石小品·····	(255)
一〇三 故乡的回顾·····	(258)

一〇四	去乡的途中(一).....	(262)
一〇五	去乡的途中(二).....	(265)
一〇六	从上海到北京.....	(268)
一〇七	绍兴县馆(一).....	(271)
一〇八	绍兴县馆(二).....	(274)
一〇九	补树书屋的生活.....	(277)
一一〇	北京大学.....	(280)
一一一	往来的路.....	(283)
一一二	复辟前后(一).....	(286)
一一三	复辟前后(二).....	(289)
一一四	复辟前后(三).....	(292)
一一五	蔡子民(一).....	(295)
一一六	蔡子民(二).....	(298)
一一七	蔡子民(三).....	(301)
一一八	林蔡斗争文件(一).....	(303)
一一九	林蔡斗争文件(二).....	(305)
一二〇	林蔡斗争文件(三).....	(309)
一二一	卯字号的名人(一).....	(314)
一二二	卯字号的名人(二).....	(318)
一二三	卯字号的名人(三).....	(321)
一二四	三沈二马(上).....	(324)
一二五	三沈二马(下).....	(327)

一二六	二马之余·····	(330)
一二七	五四之前·····	(333)
一二八	每周评论(上)·····	(337)
一二九	每周评论(下)·····	(339)
一三〇	小河与新村(上)·····	(343)
一三一	小河与新村(中)·····	(346)
一三二	小河与新村(下)·····	(348)
一三三	文学与宗教·····	(351)
一三四	儿童文学与歌谣·····	(355)
一三五	在病院中·····	(359)
一三六	西山养病·····	(362)
一三七	琐屑的因缘·····	(366)
一三八	爱罗先珂(上)·····	(369)
一三九	爱罗先珂(下)·····	(372)
一四〇	不辨解说(上)·····	(376)
一四一	不辨解说(下)·····	(379)
一四二	玛嘎喇庙·····	(382)
一四三	顺天时报·····	(386)
一四四	顺天时报(续)·····	(389)
一四五	女师大与东吉祥(一)·····	(393)
一四六	女师大与东吉祥(二)·····	(396)
一四七	语丝的成立·····	(400)

一四八	五 卅	(403)
一四九	三·一八	(406)
一五〇	中日学院	(410)
一五一	东方文学系	(413)
一五二	东方文学系的插话	(415)
一五三	坚冰至	(420)
一五四	“清党”	(423)

第四卷

一五五	北大感旧录(一)	(427)
一五六	北大感旧录(二)	(430)
一五七	北大感旧录(三)	(433)
一五八	北大感旧录(四)	(436)
一五九	北大感旧录(五)	(440)
一六〇	北大感旧录(六)	(443)
一六一	北大感旧录(七)	(446)
一六二	北大感旧录(八)	(450)
一六三	北大感旧录(九)	(453)
一六四	北大感旧录(十)之上	(457)
一六五	北大感旧录(十)之下	(460)
一六六	北大感旧录(十一)	(465)
一六七	道路的记忆(十二)	(470)

一六八	道路的记忆(二)·····	(474)
一六九	女子学院·····	(478)
一七〇	“在女子学院被囚记”·····	(481)
一七一	北伐成功·····	(487)
一七二	章太炎的北游·····	(491)
一七三	打油诗·····	(495)
一七四	日本管窥·····	(499)
一七五	日本管窥(续)·····	(502)
一七六	北大的南迁·····	(506)
一七七	元旦的刺客·····	(509)
一七八	从不说活到说话·····	(514)
一七九	“反动老作家”(一)·····	(517)
一八〇	“反动老作家”(二)·····	(522)
一八一	先母事略·····	(528)
一八二	监狱生活·····	(534)
一八三	在上海迎接解放·····	(538)
一八四	我的工作(一)·····	(543)
一八五	我的工作(二)·····	(546)
一八六	我的工作(三)·····	(549)
一八七	我的工作(四)·····	(554)
一八八	我的工作(五)·····	(559)
一八九	我的工作(六)·····	(563)

一九〇 拾遗(甲)—小引	(567)
一九一 拾遗(乙)—儿时	(570)
一九二 拾遗(丙)—杭州	(574)
一九三 拾遗(丁)—大姑母	(579)
一九四 拾遗(戊)—读小说	(584)
一九五 拾遗(己)—读小说(续)	(588)
一九六 拾遗(庚)—遇狼的故事	(593)
一九七 拾遗(辛)—我的杂学	(597)
一九八 拾遗(壬)—我的杂学	(600)
一九九 拾遗(癸)—我的杂学	(604)
二〇〇 拾遗(子)—我的杂学	(608)
二〇一 拾遗(丑)—我的杂学	(612)
二〇二 拾遗(寅)—我的杂学	(616)
二〇三 拾遗(卯)—我的杂学	(619)
二〇四 拾遗(辰)—我的杂学	(623)
二〇五 拾遗(巳)—我的杂学	(627)
二〇六 拾遗(午)—我的杂学	(632)
二〇七 后 记	(637)
后 序	(640)
校读小记	(645)

第一卷

一 缘 起

我的朋友曹聚仁先生，前几时写信给我，劝我写自叙传，我听了十分惶恐，连回信都没有写，幸而他下次来信，也并不追及，这才使我放了心。为什么这样的“怕”写自叙传的呢？理由很是简单，第一是自叙传很难写。既然是自叙传了，这总要写得像个东西，因为自叙传是文学里的一品种，照例要有诗人的“诗与真实”掺和在里头，才可以使得人们相信，而这个工作，我是干不来的。第二是自叙传没有材料。一年一年的活了这多少年岁，到得如今，不但已经称得“古来稀”了，而且又是到了日本是所谓“喜寿”（喜字草书有如“七十七”三字所合成。），那么这许多年里的事情尽够多了，怎么说是没有呢？其实年纪虽是古稀了，而这古稀的人乃是极其平凡的，从古以来不知道有过多少，毫无有什么足以称道的；况且古人有言，“寿则多辱”，结果是多活一年便多有一年的耻辱，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话虽如此，毕竟我的朋友的意思是很可感谢的。我虽然没有接受他原来的好意，却也不想完全辜负了他，结果是经过了几天考虑之后，我就决意来写若干节的“知堂回想

录”，也就是一种感旧录；本来旧事也究竟没甚可感，只是五六十年的旧事，虽是日常琐碎事迹，于今想来也多奇奇怪怪，姑且当作“大头天话”（儿时所说的民间故事）去听，或者可以且作消闲之一助吧。

时光如流水，平常五十年一百年倏忽的流过去，真是如同朝暮一般，而人事和环境依然如故，所以在过去的时候谈谈往事，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可是现在却迥不相同了。社会情形改变得太多了，有些一二十年前的事情，说起来简直如同隔世，所谓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我想这就因为中间缺少联络的缘故。老年人讲故事多偏于过去，又兼讲话唠叨，有地方又生怕年青的人不懂，更要多说几句，因此不免近于烦琐，近代有教养的青年恐不满意，特在此说明，特别请原谅为幸。

二 老人转世

我于前清光绪十年甲申十二月诞生，实在已是公元一八八五年的一月里了。照旧历的干支说来，当然仍是甲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确是多难的一年；法国正在侵略印度支那，中国战败，柬埔寨就不保了。不过在那时候，相隔又是几千里，哪里会有什么影响？所以我很是幸运的，在那时，天下太平的空气中出世了。

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见恶的征兆。但是有一种传说，后来便以讹传讹，说是一个老和尚转生的，自然这都是迷信罢了。事实是有一个我的堂房阿叔，和

我是共高祖的，那一天里出去夜游，到得半夜里回来，走进内堂的门时，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但转瞬却是不见了。这可能是他的眼花，所以有此错觉，可是他却信为实有，传扬出去，而我适值恰于这后半夜出生；因为那时大家都相信有投胎转世这一回事，也就听信了他，后来并且以讹传讹地说成是老和尚了。当时，我对这种浪漫的传说，颇有点喜欢，一九二一年曾经为人写一单条云：

“一月三十日晨，梦中得一诗云，‘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族人或云余前身为一老僧，其信然耶？三月七日上午书此，时杜逢辰君养病北海之滨，便持赠之，聊以慰其寂寞。”本来是想等裱装好了送去，后乃因循未果，杜君旋亦病重谢世了。两三年之后，我做那首打油诗，普通被称为“五十自寿”的七律，其首联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即是用的这个典故。我自信是个“神灭论者”，如今乃用老人转世的典故，其打油的程度为何如，正是可想而知了。

因为我是老头子转世的人，虽然即此可以免于被称作“头世人”，——谓系初次做人，故不大懂得人世的情理；至于前世是什么东西，虽然未加说明，也总是不大高明的了，——但总之是有点顽梗，其不能讨人们的喜欢，大抵是当然的了。我不想举出事实，也实在没有事实；可所证明这事，现在只想一讲我在四五岁的年头上遇着的一个大灾难，即是出天花；这不但几乎夺去了我的生命，而且即使性命保全了，却变了麻子，一个麻脸的老和尚，这是多么的讨厌的东西呀！说到这里，应当赶